鳥類的星空

王溢嘉

在秋高氣爽的重陽節慶裡，山頂上正舉辦著一年一度的放生祈福大會。成百上千隻精挑細選的鳥兒被關在精緻的竹籠裡，擺在高高的檯子上，準備在良辰吉時一到，由信徒親手打開籠門，任牠們飛向藍天，為人間祈求福報。

檯子下的遊客們正熱烈討論著放生的功德。有的說：「我買了十隻白鴿，這代表十全十美。」有的說：「我特別挑選了稀有的畫眉鳥，因為牠們的叫聲最動聽，神明一定最喜歡。」有的說：「我們出錢把整個鳥店的鳥都包了下來，這可是天大的善行啊！」大家為了展現自己的虔誠，使出了各種方法，臉上洋溢著得意的笑容。

一個孩子站在檯子邊默默看著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們為了放生，先跑去樹林裡把牠們抓起來關進籠子，有沒有經過鳥兒的同意呢？」遊客們聽到，全都傻了。

一位老先生說：「小朋友，這些鳥雖然被關了幾天，但等一下牠們被放走的時候，不但能重獲自由，還幫人類做了善事，牠們的靈魂一定會得到福報的。」

孩子又問：「如果被關起來再放掉，就可以得到福報，那是一件確定的事嗎？」大家同聲說：「當然是確定的，古老的方法都是這樣寫的。」

孩子搖搖頭說：「這些鳥也許只想平平安安的待在樹林裡，一點也不想參與你們的節慶。如果確定被抓起來再放走就能得到天大的福報，你們為什麼不把自己的父母親關進籠子裡？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孩子關在檯子上，等到今天下午再把籠門打開呢？」遊客們面面相覷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石磨小徑

吳敏顯

這是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，搭車前往陌生的校區參加複賽。離開了師長隨時隨地的呵護，獨自面對台下嚴肅的評審和黑壓壓的觀眾。雖然手心直冒冷汗，心臟也怦怦狂跳，但當我摸著胸前的背包，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努力時，原本浮躁的心便慢慢安定了下來。我知道，黑夜過後必有黎明，只要我們肯用心觀察、動腦思考，生活中的每一個小角落，都隱藏著無窮無盡的奧秘。這趟旅程，正是帶給我美好新希望的起點。隔壁的叔公搬到繁華的街上住，他把鄉下的三合院空屋留給了歲月。那座掩映在竹蔭裡伴著流水蜿蜒的小徑，竟然奢侈地拿了幾百個報廢的舊石磨去鋪設。那些石磨不但讓過路的村民走得安穩，每踩下一步，都會撩人想起熟悉的稻香與古老的村落。

對我們這群在鄉間長大的孩子而言，當然知道石磨是用來磨麥子、磨稻米、磨黃豆成粉成漿的。小時候，我看過村裡的阿滿哥操作石磨，他雖然長得瘦小，胳臂卻很粗壯。他手握著光滑的推把，兩腳前弓後箭平穩地推著，石磨便發出「嚕嚕、嚕嚕」的轉動聲，乳白色的豆汁汩汩流出。做豆腐的人家可真辛苦，三更半夜就得起來點燈工作，然而滿哥總是笑瞇瞇的，還會把一桶桶營養的豆渣送給鄰居。

後來，滿哥回南部耕田了，笨重的石磨因為搬運不便，就這麼完好地擺在老屋的後院。長大後，我和同伴到竹林裡玩耍，在年輕孩子的眼下，極有可能猜它像漫畫或電影裡運轉巨人心肺的巨大齒輪，早就不明白三更半夜聞到淡淡豆香的辛苦與滋味。

現在，歲月的風雨並沒有剝蝕它的顏面。這些石磨靜靜地躺在泥土裡，鋪成了我們每天上學必經的小路。踩在上面，就好像踩在長輩那雙粗糙卻溫暖的手掌上。它完好地擺在那裡，一動也不動，卻用最沉默的方式，靜靜地懷念著那段熱騰騰的磨豆時光，也默默守護著我們一去不回頭的純真童年

蝶舞山色

李友白

春天，密密麻麻的雜花野草鋪滿了山坡上的那塊空地。午後，沒有風，淡淡的陽光像金黃色的亮片灑下來。我戴著草笠站在空地上，看著昔日的幼苗如今成了濃蔭，不禁深深感激大自然的孕育和恩賜。

空地上最多的是金黃色的野菊花。這裡一朵，那裡一朵，吸引了無數小昆蟲前來湊熱鬧。小白蝶拍打著輕巧的翅膀，一隻兩隻三隻，在低空中飄哇飄，像一片片雪白的小紙片。牠們在花朵上停留的時間很短暫，輕輕碰一下又飄起來，與其說是來採蜜，不如說是特地來賞花的。牠們多半時候都在空中飛著、舞著，一會兒你追我，一會兒我追你，飛得很低，一直都在花朵的上方。請別小看這小小的蝴蝶呀！牠們的身子輕巧而靈敏，跳起舞來，說有多美妙就有多美妙。我就看見一隻黃蝶和一隻白蝶，在我的頭頂上並排飛著，一起轉彎，一起迴旋。不久，底下又飛來幾隻加入，三白一黃在空中滑著同樣的舞步，搖擺、轉圈，愈飛愈高，彷彿訓練有素的舞群。

我目不轉睛地仰臉觀看，牠們大概聽到我心裡發出的讚嘆，舞得更起勁了！「舞台」漸漸往上移，最後全都輕飄飄地落回花叢上方。翩翩蝶舞，在暖和的午後演出，不知是歡迎春天的到來，還是慶祝生命的盛開？當雙手奉著摘自枝上的成熟碩果時，心中的那根弦輕輕顫動。我真幸運，在山色裡沒有錯過這精采的一幕，不禁感嘆生命神奇，成長有價。